

书名、作者、ISBN

我读 动态 豆瓣猜 分类浏览 购书单 电子图书 豆瓣书店 2023年度榜单 2023年度报告 购物车(0)

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摘录

 朱俊帆 评论 乞力马扎罗的雪
2024-03-17 01:55:56 已编辑 美国

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

“要我说这么做才更不愉快，威尔逊想，或者做完了还要去说这件事，老婆不老婆倒是无所谓。但他却说：“换了我就不会再去想这些了。谁遇到他的第一头狮子都会惊慌失措的。这事就算完了。”

但那天晚餐后，当弗朗西斯·麦康伯在篝火旁喝完了睡前的威士忌苏打，躺在帆布床上挂着的蚊帐里，听着夜晚发出的声音时，这件事并没有完。它既没有完结也不再开始。它就待在那里，和发生时一模一样，而其中的某些部分甚至被突出放大了，他为由此产生的耻辱而痛苦。但比耻辱更深的则是一种冰冷空洞的恐惧。这种恐惧像一个黏黏的空洞，那片原先占据着他自信心的空虚，让他难受得想吐。直到现在，此事仍然挥之不去。”

“他，罗伯特·威尔逊，狩猎时总带着一张双人帆布床，以便接纳随时可能光临的好事。他陪猎的顾客通常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他们生性放荡，喜欢冒险，那些女人总觉”

“覆盖着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山高19710英尺，据说是非洲境内最高的一座山峰。山的西主峰被马赛人[1]称作“纳加奇-纳加伊”，意思是“上帝的殿堂”。靠近西主峰的地方有一具风干冻僵了的雪豹尸体。雪豹在那么高的地方寻找什么，没有人做出过解释。”

“男人躺着的那张帆布床放在金合欢树宽大的树荫下，他越过树荫，看着前方令人目眩的平原，除了地上蹲着的那三只令人生厌的大鸟外，天空中还有十多只在盘旋，它们掠过天空时，在地面上投下了迅速移动的影子。

“从卡车抛锚的那天起，它们就在这里打转了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是它们第一次落下来。刚开始我还仔细留意过它们飞行的姿态，想着有朝一日写小说时能用上。现在想想真好笑。”

“他随后安静地躺了一会儿，他的目光越过热气腾腾的平原，落在了灌木丛的边上。黄色原野上点缀着小白点一样停留片刻的野羚羊；更远处，绿色的灌木丛衬托着一群斑马的白色。这个营地很舒适，背靠山丘，大树遮阴，不远处就有上好的水源，清晨时分，一个几乎干涸了的水塘里扑腾着几只沙鸡。”

“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写那些特意积攒下来、想等自己能写得足够好了再去写的东西了。不过，他也不会因为试图去写它们而经历挫折了。也许你根本就写不出什么来，而那才是你迟迟不肯动笔的原因。”

“他脑海里出现了卡拉加奇[5]的一个火车站，他背着包站在那里，辛普伦东方快车的大灯划破黑暗的夜空，撤退后他正要离开色雷斯[6]。那是他积攒下来要写的故事之一，还有，早餐的时候，看着窗外保加利亚群山上的积雪，南森[7]的秘书问老人那是不是雪，老人看着外面说，不是，那不是雪，现在离下雪还早着呢。”

“那一年圣诞节在高尔塔尔山，也是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雪，他们当时住在伐木人的小屋里，那个庞大的方形瓷炉子占去了房间一半的地方，当那个在雪地上留下血脚印的逃兵进来时，他们正睡在填满桦树叶的床垫上，他说警察就跟在他的身后。他们给他穿上羊毛袜子，然后去和宪兵们周旋，直到那些足迹被雪覆盖住了。

“圣诞节的那一天，施伦茨[8]的雪是那么地耀眼，你从小酒馆里往外看时，眼睛都被刺痛了，你看见大家都离开教堂往家走。就在那里，他们扛着沉甸甸的滑雪板，沿着河边那条被雪橇压平了的尿黄色的小路，往长着松树的陡坡上走，也是在那里，他们从马德伦小屋上面的冰川一路滑下来，雪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光滑，像面粉一样蓬松，他记得那种悄无声息的滑行，速度之快，让你觉得自己像一只从高处落下来的鸟。”

“那次在马德伦的小屋里，被暴风雪困了一周，他们在马灯冒出的烟雾中玩牌，输得越多，伦特先生的赌注就下得越大。最后他把什么都输光了，所有的一切，滑雪学校的资金和整个季节的收益，外加他自己的钱。他能看见长鼻子伦特拿起牌来叫道：“Sans Voir[9].”那时候赌局不断。不下雪的时候赌，雪下得太大了也赌。他在想这一生他把多少时间花在了赌博上。

但是关于这些事他一个字都没有写，也没有写那个寒冷的圣诞节，山的影子倒映在平原上，巴克飞过分界线，去轰炸那些撤离的奥地利军官乘坐的火车，在他们四处逃窜时用机枪扫射他们。他记得巴克后来走进食堂谈起这件事，大家听得鸦雀无声，接着有个人说：“你这个狗日的杀人犯。”



怎么看待女性“消费男色”？
豆瓣时间

广告

> 乞力马扎罗的雪



作者: [美国]欧内斯特·海明威
出版: 译林出版社
定价: 18.00元
装帧: 平装
页数: 197
时间: 2012-5

> [侵权投诉通道](#)

“他们杀死的和当年与他一起滑雪的那些人一样，都是奥地利人，当然，不是同一批人。那年一直和他一起滑雪的汉斯曾属于“皇家猎人”[10]。他们在锯木厂上方的一个小山谷打野兔时，谈起了帕苏比奥战役和对波蒂卡和阿沙诺内发起的攻势，他也从未就此写过一个字。没有写蒙特科尔诺，没有写希艾苔科蒙姆，也没有写阿希艾多[11]。

他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[12]究竟待过几个冬天？四个。他想起了那次去购买礼物，他们刚走进布卢登茨[13]碰到的那个卖狐狸的人，想起了那种上好樱桃酒特有的樱桃核味，还想起了在落满粉状积雪的山顶上的快速滑行，唱着：“嗨！嗨！罗丽说！”滑过最后一段坡道，从那陡峭的山崖笔直地冲下去，转三个弯穿过果园，再飞越那条沟渠，落在小客栈后面那条结了冰的路上。松开捆绑的带子，甩掉滑雪板，把它们靠放在小客栈的木头墙上，灯光从窗户透出，屋里一片烟雾缭绕、充满新酿酒香的温暖中，有人在拉着手风琴。”

“你不去深究，觉得一切都很好。你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，所以不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受到伤害，而对那些自己曾经做过、现在已不能再做的工作，你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但你在背地里对自己说，你要去把这些富得流油的人写出来，你其实不是他们中的一员，而是打入他们内部的一个间谍，你最终会离开他们并把这些都写出来，而且这次是由一个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的人来写。但他永远也做不成，因为日复一日，那些舒适、什么都不用写的生活，那些他曾经痛恨的生活方式让他变得迟钝了，他工作的愿望也在减弱，以至于到头来他根本就不工作了。他不工作的时候，那些认识他的人觉得舒服多了。非洲是他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感到最幸福的地方，所以他来到这里重新开始。他们安排的这次非洲狩猎之行，其舒适程度被降到最低。虽然谈不上艰辛，但一点也不奢侈。他以为他可以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复苏，去掉他心灵上积累的脂肪，就像一个拳击手为去掉体内的脂肪而去深山训练那样。”

“她原本很喜欢这趟旅行。她说她极爱这趟出行。她喜欢有刺激的事情，凡是能变换环境，结识新面孔，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，她都喜欢。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幻觉，觉得自己工作的意志力已经重新恢复。但是现在，如果就这样了结，他也知道这就是结局，他没必要像条断了脊梁的蛇一样把自己咬死。不是这个女人的错。如果不是她，还会有另外一个女人。如果他以谎话为生，他就应该努力把谎话说到死。他听见山那边传来了一声枪声。”

“我们这一生做什么都是已经注定了的，他心想。你生存的方式就是你的才能所在。他这一生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出卖生命力，当在感情里陷得不是很深时，你反而能够物超所值地付出。他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但从来没有把它写出来，现在也不会写。不会，他不会去写它，尽管这很值得一写。”

“她这会儿进入了他的视线，穿着马裤，扛着来复枪，正穿过旷野朝营地走来。两个仆人抬着一只羚羊跟在她身后。她仍然很好看，他心想，有着让人愉悦的身体，她对床第之欢有着极高的天赋，知道如何去享受它。她不算漂亮，但他喜欢她的脸庞。她读过大量的书，喜欢打猎骑马，当然了，她酒喝得也很多。她丈夫去世时，她还比较年轻，有那么一阵，她把精力完全放在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，他们并不需要她，她围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感到难堪，于是她把精力转移到了养马、读书和酗酒上面。她喜欢在晚餐前喝着威士忌苏打读一会儿书。到进晚餐的时候，她已经有点醉了，晚餐的那一瓶葡萄酒，往往足以让她醉入梦乡。”

“那是在她有情人之前。有了情人之后，她不再需要通过醉酒来入眠，酒喝得没过去那么多了。但那些情人让她感到乏味。她曾嫁给一个从未让她感到乏味的男人，而这些人却很无趣。

后来她的一个孩子死于空难，从那以后她不想再以情人和酒作为麻醉剂了，她必须重新开始生活。突然，独自一人让她感到害怕，但她想要找一个值得她尊重的人一起生活。”

“开始很简单。她喜欢他写的东西，她一直很羡慕他的生活方式，觉得他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她获取他的步骤以及最终爱上他的方式，都是一个正常过程的组成部分，她在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生活，而他则出卖了他剩余的旧生活。”

“他对自己说：这么说来我们至少停止了争吵。他从未和这个女人大吵大闹过，可和那些他爱过的女人在一起时，他吵得很凶，由于争吵的腐蚀，最终总是把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毁灭掉。他爱得太深，要求也太高，一切都被消耗殆尽。

“他想起独自待在君士坦丁堡[16]的那段日子，他出走前他们曾在巴黎大吵了一场。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嫖娼宿妓，但完事后不但打发不了他的寂寞，反而更加深了他的孤独。他给他的第一个情人，那个离开了他的人写信，在信中告诉她说他一直放不下这件事……怎样有一次在摄政府外面，以为见到的一个女人就是她，让他头晕得想吐；在大街上，他怎样跟在一个长得有点像她的女人后面走了很久，深怕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她，因为这样就会失去他这么做所引发的感受；他每睡一个女人，其结果只会加深对她的想念。不管她曾做过什么他都不再会在乎了，因为他无法摆脱对她的爱恋。他在俱乐部里清醒冷静地写好这封信，把它寄到纽约，恳求她把回信寄到他在巴黎的办事处。这样似乎保险一点。那天晚上，由于过度地想念她，他感到心里空空的，直想吐，他四处乱逛，路过马克西姆时挑了一个姑娘，带着她去吃晚饭。之后又带她去一个地方跳舞，她舞跳得极差，他丢下她，换了一个风骚的亚美尼亚妓女，她的肚皮贴着他摇摆，差点把他的肚皮给烫伤了。他是打了一架才把她从一个英国炮兵中尉手里夺来的。炮兵让他出去，他们在黑暗中铺着鹅卵石的路上大打出手。他击中炮兵

两次，出手非常狠，打中了他下巴的侧面，当那人没有栽倒时他知道遇到了对手。炮兵击中他的身体，又打中了他的眼角。他挥动左拳，再次击中炮兵，炮兵扑倒在他身上，一把抓住他的外套，把外套的袖子扯了下来。他朝炮兵耳朵后面来了两拳，把他推开的同时用右拳把他击倒在地。炮兵倒下时头先着地，听见宪兵走近的声音后，他和姑娘连忙跑掉了。他们上了一辆计程车，在寒冷的夜晚里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[17]开到雷米利·希萨，兜了一圈，又在寒夜转回来上床，她摸起来和看上去一样。

“那个牧场、银灰色的山艾树、灌溉渠里清澈湍急的流水和墨绿的首蓿？那条向上没入山峦的小路和夏天像鹿一样易受惊吓的牛。秋季里当你把牛群赶下山时，吆喝声、持续不断的喧闹声和缓慢移动的牛群扬起的尘土混在一起。群山背后，暮霭衬托下的山峰轮廓分明，在月光下骑马从小路下山，山谷对面一片皎洁。他这时候想起了怎样在黑暗中穿过树林下山，看不见路时只好抓住马的尾巴，还有所有他打算写的故事。”

他们接下来没有飞往阿鲁沙，而是向左转了一个弯，他据此推断他们的燃油够用了，往下，他看见一片移动着的粉色云彩，正飘过大地，从空中望去，就像突如其来暴风雪中的第一阵雪，他知道蝗虫正从南边飞来。他们开始爬升，好像在往东飞，接着天色暗了下来，他们遇到一场暴风雨，大雨如注，仿佛是在穿越一到瀑布，突然，他们就从暴风雨中钻出来了，康毕转过头来，对他咧嘴一笑，用手指了指，前方，他目所能及的像整个世界一样壮阔，雄伟高耸，在阳光下白得令人难以置信，正是乞力马扎罗山方形的山顶。他于是明白了，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。

“秋天，战争仍在进行，但我们不用再参加了。米兰的秋天很冷，天黑得也早。在随之亮起的灯光下沿街观赏橱窗，倒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店铺外面挂着各种各样的野味，雪花落在狐狸的毛皮上，风吹动着它们的尾巴。挂着的鹿肚子被掏空了，显得僵硬和死沉沉的。风掀开小鸟的羽毛，鸟的身体在风中摇晃。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季，风从北面的山上吹来。”

“他不可以结婚，他不可以结婚，”他愤怒地说，“如果他注定失去一切，他就不该让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。他不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会失去的困境中。他应该去寻找那些不会失去的东西。”

他的声调里充满了痛苦和愤怒，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前方。

“可为什么就一定失去呢？”

“他会失去的。”少校说话时眼睛看着墙壁。他低头看了一眼理疗机，把他的小手从皮带里抽出来，在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一下。“他会失去的，”他几乎在喊叫了，“别和我争辩！”他随后对管机器的人喊道：“过来，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关掉。”

“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去接受按摩和光疗。随后我听见他在问医生能否用一下电话，他关上了房门。他回来时我正坐在另一台理疗机上。他披着披风，戴着帽子，径直走到我的机器旁，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。”

Excerpt From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This material may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.

投诉

©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，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。

1人阅读 编辑 | 设置 | 删除

有用 0

没用 0

收藏

转发

回应 转发 收藏



添加回应

☐ 转发到广播

加上去